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耿不取卻道：「你師父什麼都精，就是這一手大錯特錯，他要是早發現你在這方面的天才，自己也不會上這個當了！否則以你師父之能，縱使在那個南海漁人手裡栽一個筋斗，絕不會再吃第二個虧，偏偏他跟老頭子一樣，嗜上了這個斷命玩意兒……」

白素容擺擺手道：「二位不必再說了，祇要公子能在棋上勝過劉素容，我們就不必再受他的羈困，其它方面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……」金蒲孤憤重地搖頭道：「白小姐不要把他看得太簡單了，這個人在各方面都是個天才，你們祇看到他的棋上功夫，我們卻一連遇上幾個人，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專長上受到他的挫困，因此這傢伙可能是天下最難惹的一個人，可惜他不肯把自己的能力往好處發展，否則以他的才具，真可以直追聖賢……」

耿不取微微一笑道：「小子！你這句話說得可不夠高明，聖賢是世界最痛苦的傻瓜，身為聖賢，必須放棄本身的享受，一輩子為人家操勞，祇換得身後浮名，劉素容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！他的每一項才能，都堪為聖賢而自負，他若立志為聖人，勢必集所有的先賢於一身，也將集天下的痛苦於一身，那可實在太不上算了，我老頭子若有他那份

才能，也不會幹這種傻事！」

金蒲孤一怔道：「那他的一切行為都是對的？」

耿不取搖頭道：「不對！所以我們才要對付他，他的志在享受，享受必須犯罪，犯罪必須侵害到別人，那是我們這些愚夫俗子所不能接受的，天生人才以縱罪，也生了愚人以除惡，智愚之爭，也就是善惡之爭，所幸者，天下還是愚人多，所事善良的傳統才能維持下去，假如天下都是劉素容之流的聰明人，愚人早就被消滅盡了，這個世界上將充滿了罪惡……」

白素容聽得出神，忍不住叫道：「前輩之論精闢，晚輩從所未聞……」

耿不取卻一笑道：「老頭子雖然能說出這番道理，對付劉素容卻是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從進門以來，已經吃了兩次大虧，因此今天能否勝過劉素容，完全寄托在這小子身上……」

金蒲孤被他說得很不好意思，連忙打岔道：「老耿！別講廢話了，我們進門大半天了，連闖了三關，還是沒見到那老狐狸的影子，真不知道他在前面又設下了什麼厲害的圈套呢？」

白素容道：「劉素容居所在最後邊，要

想到他住的地方，還得通過她女兒的居室！」

耿不取一怔道：「他有女兒？」

白素容點頭道：「他有三個女兒，以日月星排行，後面各帶一個英文字，三人都是天上仙妹，人間絕色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來欣賞他女兒姿容，管她好看不好看……」

白素容微笑道：「他不但有三個美麗的女兒，還有六個漂亮的詩妾，這幾個人作為他的屏障，也許比千萬甲士還有用呢！公子見到她們之後，自然就懂我的意思了。」

白素容抱起她的妹妹竺絳姿朝金蒲孤微笑了一下道：「由於拙妹內創過重，尚須調息休養，故而賤妾暫時不能與劉素容正面作對，那這美人關要靠公子自己去闖了！」

說著，她踏著另一條小徑走了。

金蒲孤望著遠處的旁台樓閣，微微發怔道：「老耿，我最怕的就是應付女人，下一關要費多少點心！」

耿不取哈哈一笑道：「臨人花叢，總不如少年風流，老頭子絕不會成為那些娘兒們擺佈的對象，這件事恐怕幫不上忙……」

金蒲孤急了道：「不行，你非幫忙不可……」

耿不取笑著道：「小子沒出息，軟紅十文中，殺得進去，衝得出來，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，而且你就是失陷在裡面，也算不得什麼丟人的事，惟大英雄皆好色，是真豪傑必風流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自古皆然……」

金蒲孤急得額上青筋暴露。不取卻指著他殘缺的左耳道：「小子！你最好老實點，要是把創口震破了，老頭子藥箱沒帶在身邊，可救不了你！」

(四十四)

「什麼？你要我為你行加特利？」

九十九龍馬瞪著一雙銅鈴般的眼睛，整張臉都漲紅了。

這也難怪，因為智子並不瞭解九十九龍馬幫女人所施行的加特利，其實另有含義。

九十九龍馬尷尬地咳了幾聲。

「哈哈！暫時先別管什麼加特利吧！總之，先到我那裡看看再說。對了，你打算什麼時候來呢？」

「就這兩三天好嗎？」

「可是令尊和神馬老師會答應嗎？」

「如果他們不答應的話，我就偷偷跑出來，因為我很想跟叔叔單獨談談話。」

智子此刻的眼神充滿了致命的誘惑，她下意識所散發出來的強烈魅力，令九十九龍馬幾乎快壓抑不住心中的慾望了。

可是智子什麼也不知道。

「對了，叔叔，這件事不可以告訴別人哦！」

」

智子對九十九龍馬露聲一笑之後，便從九十九龍馬身邊離去。這時，那個阿熏正好從她身旁擦肩而過，並很快地低聲對她說：「下一次中場休息時間，拜託你一定要去。」

那個阿熏說完之後，便朝對面走去，智子愣了一下，接著又回到三宅嘉文身邊。

「哎呀！真是的，你的領帶都鬆了。來，我幫你重新整理一下。」

這下子三宅嘉文的臉紅得更像猴子的屁股了。智子一邊為不知所措的三宅嘉文整理領結，一邊低聲對他說：

「三宅，有件事想拜託你。下一個中場休息我有事，不想讓駒井跟來，所以麻煩你盡量絆住駒井，叫他別跟著我好嗎？」

說完，智子便向後退開一步。

「喏，這樣好看了。」

接著，她從手提包裡拿出五六顆巧克力糖。

「我剛才說的事，你明白嗎？」

見三宅嘉文點點頭，智子笑了。

「謝謝，這個是給你的獎賞。」

智子拉著三宅嘉文肥嘟嘟的手，把紅色紙包裝的巧克力一個個放在他的手裡。

下一個中場休息的時間並不長，所以起身離席的觀眾也不太多，不過智子卻等不及幕拉上就站了起來。

駒井泰次郎一看到智子站起來，也立刻起身，當然三宅嘉文也緊隨其後，其他的人則都非常默契地盡可能不妨礙他們。

三人魚貫地來到樓梯前的走廊上，這時，三宅嘉文開始有所行動了。

「喂，駒井，等一下嘛！」

他拉著駒井泰次郎的手，把他帶到走廊的角落，似乎要對他說什麼。

智子見狀，立刻快步走上樓梯一但是由於她非常在意樓下的動靜，所以並沒有留意到有人正從上面走下來，等她意識到的時候，已經撞上那個人了。

(九十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本來，我一看到這種情形，確知溫寶裕惹下天大麻煩，確然十分緊張。但等到想到他有藍家峒這個洞天福地可以避難，所以也就不那麼緊張了。

那時，他仍然緊抓著我的手臂，我反手在他的頭上，輕拍了兩下，示意他不必過分驚惶。

溫寶裕這才結結巴巴道：「你再……也想不到……」

我「哼」地一聲：「早就想到了，唐娜的記憶組，進入了安安腦部，現在又走了，你惹下了大麻煩，難以向人家父母交代。」

溫寶裕聽了，口張得老大，喉嚨發出一陣怪聲，在房間的人中，祇有黃堂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，所以聽了我的話之後，神情之怪異，不下於溫寶裕。

溫寶裕吸了一口氣：「你……見到了唐娜……她……告訴你的？」

我搖頭，向鐵天音指了一指：「是我和他一起推斷出來的結論。」

鐵天音這時，站了起來，歎了一聲：「完全的植物人，真不知如何向她父母說明。」

溫寶裕忽然激動起來，雙手揮舞，提高了聲音：「她父母算什麼，你們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之後，就會擔心，如何向全人類說明。」

溫寶裕言行雖然誇張，但是有一個特點，他故意誇張時，絕不掩飾，叫人一看，一聽，就知道他的誇張。

可是這時，他脹紅了臉，說的話雖然「偉大」(提及了「全人類」)，但是他確然十分認真，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言，倒可以肯定。

我和鐵天音知道，他既然會和「唐娜」相處，所知一定比我們為多，所以一起向他望過去。他長歎了一聲，在一隻木頭箱子上坐了下來，雙手捧住了頭。心中充滿了疑問的黃堂，到這時才有機會問了一句：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我望溫寶裕一下，看來他正在組織如何敘述，所以我趁機把發生在小安安身上的事，向黃堂作了說明。黃堂聽了之後，皺起了眉，顯然，他和我們一樣，立即想到的是，這件事要向陳氏夫婦作說明，十分棘手。

溫寶裕放下了雙手，現出一個不屑的神情，我沉聲道：「好，我們想到的是這幾個人的事，你放眼宇宙，關懷全人類，請你快把要說的話說出來，別再扮沉思者了。」

溫寶裕挺了挺身，向木然立在一角的安安指了一指：「當時十分混亂，忽然她跑到了我的面前，用力拉我的衣服，叫我的注意——」當時，確然十分混亂，但是溫寶裕的心情，和我不同。我是上了「賊船」，心中怨氣冲天，又不能發作，那種難受法，得未曾有。溫寶裕是隔岸觀火——後來他發了重誓，說他絕無半分幸災樂禍之心，也知道我十分難受，但是他卻覺得事情極富娛樂性，已經大笑中笑小笑了無數次，並且決定把我當時的狼狽相，廣為宣傳，不懷惡意，祇是極熟的朋友間的取笑。(六十二)



她連一條項鍊都沒法子保管好，又如何對得起表哥的期盼，她辜負表哥的情意了！

拿著項鍊，凌靚兒走到窗旁，輕推開窗子看外面的月亮。那晚，也是在這樣清亮的月光下，表哥抱著她，用堅定不移的誓言告訴她，他會終生不娶等她一輩子，她那時的感動心情她猶然記憶深刻。

可是經過今晚後，她清楚知曉她和表哥再也不可能了。不是她變心，而是她沒有了當初的純真，無法再面對表哥，就算霍非凡對她厭煩了，她能離開非凡莊，她也沒有臉去找表哥。她和表哥，注定是今生無緣了！

想到這輩子不能再見表哥，凌靚兒悲從中來，低聲啜泣，但又怕會吵醒霍非凡，引起不必要的衝突，她不敢放聲哭泣，祇能壓抑著流淚。

她整個人就縮在椅子上，照著月光，在滿天星斗的夜空下，獨自悲傷流淚。

而紗帳內，一雙本該睡著的眼睛卻張開了。無表情的臉上眸子冷沉晶亮，想著祇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心事。一聲聲哽咽的抽氣聲很清楚地傳入他耳裡，他臉上本有的滿意淺笑已不復見，取而代之是冷酷無情，他標準的神態。

時間一刻刻過去，哭泣聲音愈來愈小，最後停止了。但是過了許久，該回到床上的人兒卻沒上床。

霍非凡一躍而起，緩步來到凌靚兒面前。原來她哭累了，頭靠在膝上睡著了，臉上淚痕猶濕，一條金鍊子從她握緊的小手裡露出，就連睡容也是一副委屈憂愁模樣。

霍非凡定定看著凌靚兒一會。冷風灌入窗內，她纖弱的身子忍不住瑟縮了下來，但人仍未醒來。

霍非凡臉上閃過許多表情，最後還是冷著臉關上窗子，彎身抱起凌靚兒走回床

舖。

看來要消除她心中的陰影，他還需要花費一番工夫了！

凌靚兒醒了，陌生的環境讓她一時之間忘了自己身在何處，一會後她才記起自己嫁入非凡莊了。

她忙轉頭看向身邊，沒見到霍非凡，祇看到他睡過的痕跡。凌靚兒坐起身，一動之下才感到身子酸痛，讓她皺起了眉頭。

掀開紗帳，她忍痛下床，張嘴喚喚小佳，馬上想到小佳留在余府沒同她過來。在這兒，她人生不熟，也不知道要找誰，祇好自己動手。

環顧這個佈置雅致的大房間，入目所及儘是製作精巧的桌椅傢具。在窗旁放了個繡架，床邊擺著一張琴。擺在桌子櫃上的古董、飾品均可以看出價值不凡；在布幕後是個寬大的澡間，穿過水晶珠簾，簾外是個舒適的花廳，和內室同樣樣式的桌椅，牆邊擺著一張琴。這兒的一切真是比余府豪華多了。

凌靚兒走回內室，在梳妝台前坐下。看著鏡裡長髮披散的自己，拿起梳子要梳頭，但髮絲一撥開，便見到雪白頸上佈滿了清晰的吻痕，那是昨夜激情留下的證據。凌靚兒小臉又紅又白的忙用頭髮掩蓋，沒勇氣查看自己身上的其它地方，不用多想也能猜出一定同樣是青紫處處；昨夜狂歡回憶湧上心頭，讓她難堪得不知如何面對自己。(三十四)

非凡莊主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第十九回 錦上錦大家如願

詩曰：
百魔魔盡見成功，得到山通水亦通。
蓮子蓮化甘苦共，桃根桃葉死生同。
志如火氣終炎上，情似流波必向東。
留得一番佳話在，始知兒女必無窮。

卻說蘇友白吃了三大杯酒，定要蘇有德說盧夢消息。蘇有德又取笑了一會，祇得袖中取出原稿，遞與蘇友白道：「這不是盧兄消息？」蘇友白接了細細一看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盧兄真有心人也！」回問道：「此信吾兄何以得之？」蘇有德道：「送書人系一老僕，人甚蠢拙。因賤名與尊諱音聲相近，故尋到小弟寓處。小弟知是兄翁要緊之物，恐其別處失誤，祇得留下轉致尼翁。不識兄翁何以謝弟？」蘇友白道：「感激不盡，雖百朋不足為也。」

蘇有德道：「服是不必，祇帶小弟吃杯喜酒吧。」二人說笑了半响。又飲了幾杯，蘇友白就告辭起身。

兩人別過。蘇友白依舊上轎，竟先到白石村觀音寺來拜望靜心。靜心見車簾捲，慌忙出來迎接。

蘇友白一見就說道：「老師還認得小弟嗎？」

靜心看了道：「原來是蘇爺，小僧怎麼不認得？」迎到禪堂中相見過，蘇友白就叫跟隨送上禮物。靜心謝了收過，因說道：「蘇爺幾時恭喜？小僧寄跡村野，全不知道，未及奉賀。」吃了茶，就叫備齋。

蘇友白道：「齋且慢。小弟今日仍要借上剎下塌了。」

靜心道：「蘇爺如今是貴人了，祇恐草榻不堪。」二人扳談些閒話。

蘇友白因問道：「近日白太玄先生好嗎？」靜心道：「好的。春間去遊玩西湖，去了兩三個月，回來還不滿一月。」

蘇友白又問道：「他令愛小姐曾有人家嫁了嗎？」

靜心道：「求求時常有人來求，嫁是尚未曾嫁。昨日聞得白老爺在浙江許了甚人家，吳老爺又來作媒，兩下爭爭講講，尚未曾定。」

蘇友白問道：「這錦石村中有一個皇甫員外，老師知道嗎？」靜心想了半响道：「這錦石村雖有千餘人家，小僧去化些月米，家家都是認得的，並不聞有個姓皇甫的。」

蘇友白道：「他說是白太玄家親眷。」靜心道：「既是白老爺親眷，或者就住在白家莊上。祇消到白老爺府中一問便曉得了。」

(一四五)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